

台 雨 菱
港 作 品 集

吻我一下



好
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1

早上,才起床不久,秋英就敲开了肖寒的房门。肖寒正在梳妆镜前着妆。秋英一袭嫩黄色的F秋装,娇柔明艳得象只黄蝴蝶。她亲切而简洁的对肖寒说:

“我们去街上走走好吗?”

肖寒通过镜子,在打量着秋英,那柔嫩的皮肤,那红润的双颊,唇不点而红,眉不画而翠,她浑身上下,依然抖落着青春的气息。肖寒蓦地一惊,自己只比她大两岁而已,经过这些年的折腾,怎么心境仪表,都已经苍老了许多,秋英嫁给了比她大两岁的工程师。看来,他们是非常幸福的!

她又对着梳妆镜,仔细的审视一番自己,想从里面分析出曾经拥有的那种雅致、文静、古典、轻柔……还有那不说话,而只是默默瞅着人的那种神韵。她失望的摇摇头,镜里的人掠过一丝苍凉。她对着镜里人笑了笑,那笑容,也显得有些苦涩……

她忽然想起楚伟。她紧拧着胸前面的耶稣受难像,这些年来,它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脖子,连洗澡时都没取下:来过!她感觉内心有种骚动,那原本有些苍茫、失望的面





颊又缀上了动人美丽的色泽。她回过头来，对秋英说：

“正好，我也要上街办件事。”

“把尼尼也带上好吗？”秋英问，她在征求姐姐的意见。

尼尼是一只漂亮的马尔吉斯狗。

“好的，带上尼尼！”她说。随即换上一件乳白色的套裙。

秋英给尼尼绑了一条红色的带子，那小东西已兴奋得直往门外冲，又慌慌忙忙，紧张张张的用牙齿咬住秋英的裙摆，直往大门外拉，这小家伙最兴奋的事仍然是“上街街”……

肖寒看着忙于往前冲的尼尼，有点儿想笑。多少年前，那个温暖但不属于自己的春天，那个小狗店，那个扬着眉毛的年轻人，那个脖子上坠着耶稣受难像的吉普赛人，和自己争买一只狗……那狗，就是尼尼，那个年轻人，就是楚伟！……看样子，你和楚伟的姻缘，是尼尼牵上线的！好笑！真的好笑！好可爱的尼尼！那可爱的楚伟！

她猛然想起，今日上街，是要找一家最好的首饰店，为楚伟打制一个纯金的耶稣受难像项链，于是，她加快步伐，跟上秋云……

台北最好的首饰加工店是“泰和”首饰加工店。肖寒和秋英走过了好几条街道，询问了好几个知情人，才探听到这家店子。

这儿，加工的首饰光滑圆润，图腾栩栩如生。几个师



傅正低着头，认真锤炼手中的饰物。看到她们走进店里，一个年长的师傅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——

“两位小姐，辛苦了！请坐。”

她们坐在一张长椅上，脸上带着汗意，尼尼安静的蹲在她们的脚旁。

“两位小姐，请问你们需要加工什么样的首饰？”年长的师傅相当热情。“敝店加工的首饰，质地纯正，样式精美，取件及时，价格嘛？——好说，好说。”他介绍着，并无夸张，但有些啰嗦。

秋英斜着头看着那个师傅，满脸的不高兴，心里叽咕着：不是听说你店里好才到你这儿来的吗？

“师傅，我要打制一条耶稣受难像项链。”肖寒站起身来，旋即从脖子上取下那枚石雕的耶稣受难像。

“精美！”师傅把那枚耶稣受难像玩弄于手掌之中，嘴里不断的发出赞誉之声，接着他又问：“是要按这个图案加工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用什么材料？”

“纯金。”

那师傅张开口，望着面前这个楚楚动人、气质非凡的小姐。秋英这时才明白，姐姐找首饰加工店，是为了打制一枚耶稣受难像——她微笑的看着肖寒，眼眶闪现着惊奇、恍悟、理解的目光，有种苦涩涌上她的心头，她慌忙转过身去，看街上的车水马龙。





“小姐，加工这么复杂的图案，且用料是纯金的……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“加工费是昂贵的。”

“行！”肖寒接过话来，“但图像必须雷同，用料必须是黄金！”

那师傅看到出手大方的肖寒，很爽快的答应了。

于是，他们叽咕一番，确定了费用和取货的时间。

肖寒的脸上写满了喜悦、欢欣、自豪、幸福……。为生
死爱恋你的人打制这么贵重的耶稣受难像，值得！楚伟，
我要还你一个会说会笑、会唱会哥的楚伟！你不能再自己
活埋，因为你是埃及人，会制造奇迹的吉普赛人！

她预付了定制费用，转过身来，从秋英手里拉过尼尼，
轻声的说：

“秋英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秋英从那张长椅上起身站定，正准备向门口走去。突
然，她的脸色变得幽暗，口张得又大又圆。

肖寒看着目瞪口呆的秋英，着实吓了一跳，转过头，她
朝门口望去……

大门口，周欣然袭着一身淡红色连衣裙，手挽着贺庆
伟的手臂走了进来……

肖寒着实大惊失色。

“冤家路窄！”她奇怪，怎么想到这么难听的令人恐怖
的词儿，她轻轻的吸了口气，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。

欣然也怔的愣了一下，立即松开挽着庆伟的手，脸上
带头惊喜的笑意，很快就闪到秋英和肖寒身边。



“秋英，婶婶……不！肖寒，”欣然先开了口，喊出她们的名字。“怎么今天在这儿见到你们？”

“肖寒，你从美国回来了，怎么没告诉我们！”欣然接着说，好象不让别人插嘴似的，言语里洋溢着欢欣和喜悦。“我今天和庆伟来取我们定制的结婚戒指，等一下，我取来给你们看看，好漂亮的！”说完，她朝首饰加工店的柜台走去。

肖寒、秋英和庆伟彼此对视的笑了笑，彼此问候着彼此。

肖寒仔细地打量着欣然，三年不见，她依然光洁飘逸，依然秀气宜人，依然热情奔放，依然艳丽照人，依然是副调皮相……依然象朵盛开的花：面颊红润，眼睛明亮，唇边总是荡漾着笑意，从头到脚，都绽放着青春的气息，都闪耀着喜悦的光芒，象个发光体，闪亮耀眼，明丽而鲜嫩……她依然显得纯真、活泼、可爱、顽皮……

而你呢？象朵缺乏养分的小花一般枯萎下来……她凝思了一会，把已收回的视线，汇聚在脚旁的尼尼身上，思绪好象折回一般。作只狗多舒服！没有思想，没有情感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……欣然真的纯真、活泼、可爱吗？肖寒自己问着自己。为了追求楚伟，她可以撞车，为了得到楚伟，她可以假装患了“失忆症”，但失去记忆的部分，又是楚伟、欣然和你在一起的杏林舞厅的一幕……太可怕了，她能“演戏”，而且不露痕迹，维妙维肖！她是个骗子！她骗了你和楚伟。她是个魔鬼！逼你嫁了一个自己不爱



的男人……她发动了“战争”——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，胜利者当然是发动战争的人，因为你一直把她看成世界上最纯洁、最善良、最可爱、最柔弱的小女孩，失败者当然只是自己。她深有城府，稳操胜券，把痛苦施给别人，她一点都不纯洁！一点都不善良！一点都不可爱！一点都不柔弱！……

肖寒抬起头来，看到贺庆伟和秋英有说有笑的谈着话，她心头涌上一片苍凉——她为自己悲哀，也为贺庆伟悲哀……她的脑海里又闪过杏林舞厅的一幕——

楚伟和肖寒坐在杏林舞厅里，各自叫了一杯热咖啡，他的眼睛亮晶晶而且湿漉漉。侍者走开后，他伸手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什么都别再说了，肖寒。”他温柔的低语，“让我来安排，我是男人。”

“哦！”她醒了过来，惊慌地抬起头，“不行，不行！楚伟，不行！”

“什么不行？我们不要绕回头，好吗？”

“你不能伤害欣然，是你让她‘以为’你爱上她的……噢！”她没说完她的话，“糟糕，她来了！我要先走一步，噢，来不及了，她看到我们了！”

真的，欣然正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裳，象一簇燃烧着火焰，直扑了过来。她笑着，充满快活，她脚步轻快，行动敏捷。她一下子就溜到了他们桌边，微笑惊诧的看看楚伟再



看看肖寒。笑容始终挂在她的唇边，她笑着问：

“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块儿？我知道了！”她恍然大悟的看着肖寒。“你帮他弄好莲花落的歌谱了吗？”



肖寒不安的轻咳了一声，匆促的说：



“我该走了！”

“忙什么嘛？”欣然在她肩上压了压。“再坐坐，你回家也没有事做，整个关在屋子里，就不知道你怎么关得住？”她自顾自的坐下来，伸头看他们的咖啡。“我不喝咖啡，我要一杯新鲜柳丁汁。”她注视楚伟，深切的注视楚伟：“你怎么瘦了？”

“瘦了？”楚伟下意识的摸摸自己的下巴，“不会吧？你敏感！”

“我不敏感，你是瘦了！”欣然固执的说，用吸管吸着刚送来的柳丁汁。“你不止瘦了，而且有点……有点憔悴！对了！就是憔悴两个字，你太忙了，又要应付功课，又要练唱上电视！”她俯过去，认真的看他。“你真的感冒了吗？”

“唔，”楚伟哼了一声，“没有。”

“就知道你跟我胡扯！小婶婶，”她掉头看肖寒。“给我看看那支歌！”

“歌！”肖寒一愣，“什么歌？”



“你们写的那支什么莲花落啊！”



肖过一阵心慌意乱，本能的又想逃避了。“我必须先走一步了。”她盯着楚伟。“你们‘好好’谈啊！”

楚伟听出她的言外之意，看到她那警告的眼神，蓦然



间心头一震，她又想逃了！他忽然觉得这一团纠结的乱麻，如果不狠心用剪刀给它一阵乱剪，就永远理不清楚了。迅速地，他沉声说：

“不要走，肖寒！”

肖寒一惊，欣然也震动了。欣然诧异的看楚伟，心里有种模糊的警惕。

肖寒直觉到空气的紧张，伸手抓起桌上的皮包，还来不及移动身子，楚伟的手已重重的盖在她的手上，压住了她的手和那个皮包。

“楚伟！”欣然诧异极了，张大眼睛惊呼。“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对小婶婶不礼貌，她是不开玩笑的！”

“我没有开玩笑！”楚伟正色的对欣然说，“我一生最不敢开玩笑的就是对她！我一生最认真的就是对她！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是我……”

“楚伟！”肖寒悲痛的低喊，“不要太残忍，楚伟！请你不要再说了！”

欣然的眼睛睁得那么大，睫毛整排往上扬着。她的心中迷糊极了，混乱极了，惊异极了……以至于连思想的余地都没有。她看楚伟，看肖寒，轮流看着他们两个。心里隐隐有些明白，又完全不愿去相信它。她张着嘴，错愕而结舌的问：

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们……你们讲的话，我都……我都听不懂……”她的嘴唇发抖了，她的心开始颤栗起来，她那女性的直觉和纤细使她越来越体会出一些可怕



： 的事，她不愿，也不能相信的事！”

： “欣然，”楚伟把头凑近了她。温柔、坚定、勇敢，而“残忍”的说，“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去追求你的小婶婶——肖寒，因为——我爱她！”



欣然定定的看着楚伟，眼底是一片迷惘的空白。她面颊上的红色倏然消失，白得象一张纸，嘴唇紧闭着，呼吸急促而不稳定。

肖寒的手心冰冷，全身的血液都在凝结。楚伟！你这残忍的、没有人性的混球！

“欣然，”肖寒挣扎着说，“你不要听他的！他最喜爱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肖寒！不要这样子！不要戴上假面具，我们三个既然已经面对面了，大家就把真情都抖出来！我再也不能演戏，再也不能利用欣然！”楚伟不顾一节的说，“欣然，我抱歉，我抱歉，我抱歉到极点。自从在你家见到肖寒以后，我就完了！坦白说，我心中再没有容纳过其他的女人！”

欣然转过头来，面对楚伟，她苍白着脸微笑着，继续用那温柔甜蜜的声音说：

◇ “你为什么对我抱歉？永远不需要对我抱歉！我从来没有扮演过愁苦的角色，也从不需要任何安慰与同情！以前不需要！以后也不需要！”



： 推开了面前的柳丁汁，她站起身来，把手提袋甩在背上，她的姿态优美而潇洒，回过头来，她对肖寒和楚伟嫣然一笑，猛然她飞快的转过头，飞快的奔出了杏林……





贺庆伟还在和秋英说着话，时而发出一片笑声。看来，贺庆伟显得特别高兴。

欣然从首饰加工店那边的柜台上取过结婚戒指，迅速的闪到肖寒的身边。

“肖寒，看看这对戒指，梅花形的，好漂亮吔！”她兴奋的说着，一只手托着那两枚金光闪闪的梅花形戒指。

“是的，很漂亮。”肖寒静静的说，无论如何，她兴奋不起来。她的眼光不是停在那对梅花形的戒指上，而是静静注视着欣然的脸，这就是那个击败自己的女孩吗？

秋英和贺庆伟不再说话，她奔过身子，饶有兴致的欣赏那两枚戒指。

“为纪念这一庄严神圣的幸福时刻，我要举行一个最为隆重的，最有情调的婚礼，我想邀请所有我们熟悉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……我爸说，到时送一栋公寓给我们……”

猝然，她意识到自己只顾自己说话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她问肖寒：

“你们到这儿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陪姐姐来订制一件首饰。”秋英早就注意到姐姐尴尬的表情，主动的回答欣然。

“什么样的首饰？”

“一条项链。”

“图案选好了么？要不要我给你作参考？”欣然又来劲



了，她十分相信自己的审美观。

“谢谢！选好了。”

“什么图案？”

秋英走到肖寒面前，用手抚摸着坠在她胸前的耶稣受难像，冷冷的说：

“耶稣受难像！”

“啊——”欣然惊讶十分，笑意须臾消失，脑海一片空白，原来红润的面颊苍白得象一张纸，一个遥远的名字闪过她的脑际，她轻声叫道：

“楚伟——”

肖寒神态镇静、自如。她看了看脸色苍白的欣然，轻叹的摇着头。她拉了一下秋英的衣襟，说：

“秋英，我们还有事，走！”

秋英伸过手来，拉着尼尼，同庆伟说了声再见，挽着肖寒的说，走出了泰和首饰加工店。

庆伟目送了肖寒和秋英，看到她们在人流中消失才转过身来，恍然大悟。

欣然呆愣的站在那儿，脑海飞旋着两个名字：楚伟——耶稣受难像，耶稣受难像——楚伟！她完全没有想到，时隔多年，那个耶稣受难像还坠在肖寒的胸前！

庆伟拉了拉呆在那儿发愣的欣然，小心谨慎的说：

“欣然！我们走吧！”

“嗯。”

欣然哼了一声，机械的跟着贺庆伟走了出来。



2

从泰和首饰加工店回来后的那一段日子里，欣然一直处在不安、恼人、烦躁、悸痛、悲楚……和种种莫名的情绪中。

虽然，她还是时刻和贺庆伟呆在一声，上街购置一些结婚什物，在家布置结婚新房……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贺庆伟看到她精神有些昏昏糊糊、恍恍惚惚，以为她生病了，有时想好好安慰几句，竟想不到她会歇斯底里的吼叫……

奇怪？真的奇怪？欣然自己也弄不明白，你一直是那么的自信、聪颖、漂亮、可爱，一直是那么的惹人怜爱，令人喜欢，一直是那么的活泼开朗、无忧无虑，一直是那么的值得骄傲，值得自豪……可现在，你怎么了？简直有些莫名其妙！真的！莫名其妙！

她和庆伟在装饰新房——欣伟公寓。

◇ 庆伟正在几个师傅模样的人员面前指指点点，授明意旨，指挥人马。 ◇

欣然恍恍惚惚地从他们面前走过，来到阳台上。

阳台吹过一阵风，送来树林一起一伏的波浪般的声



音，仅丝丝缕缕的低吟轻叹，仿佛是一支古老的歌，在悠悠
飞扬，象潺潺流淌的山泉……

蓦然，她的心颤栗了一下。

因为她想到了楚伟和肖寒。

你怎么要想到楚伟和肖寒这两个名字呢？在两个女
人的“战争”中，赢的是你，输的是肖寒，她逃到了美国，嫁
给了钟玉祥，嫁给了一个“糟老头儿”——一个从不在乎自
己而专门研究别人的心理医生……

楚伟？他是什么东西！他只是那场战争的“牺牲品”！
肖寒他得不到，周欣然也离开了他！

想到这一层，她又得意极了。

那个尹肖寒，怎么又回到了台北？肯定是和钟玉祥一
起回的！三年了，他们是应该回来看看父母，看看朋友，看
看台北……但她决不会去看楚伟！

三年了，她还是那样的雅致文静、超然脱俗、轻柔古典
……依然是那样的楚楚动人，令人爱怜。嫁给钟玉祥，她
会幸福吗？当然不会！前几天，看到秋英和她，她还是带
着那个耶稣受难像，还要打制一个纯金的耶稣受难像，她
还是念念不忘楚伟，跟着那个心理医生，她怎么会幸福？
……她是应该嫁给楚伟的！可现在，她早已嫁给了别人，
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。

她又得意的笑了一下，接着脸上浮出一片愤怒。

是的，你好恨楚伟！你好恨曾经是自己奴婢的尹肖
寒！你曾经是那么的喜欢楚伟，那么的在乎他的一举手，



一投足，可他……对你简直是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！他心里只有肖寒，除此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，你说可恨不可恨！为了他，你掷身于上滚滚车流之中，虽未死去，但损伤了一只脚……那个肖寒呢？虽然是自己的婶婶，虽然度完蜜月就成了寡妇，成天是悲切无助、万念俱灰、了无生趣的样子，明知道你好爱楚伟，可还在“瞎搅拌”……以她那副小寡妇的哀怨劲儿，去迷惑楚伟，去征服楚伟……忘想夺人所爱！可恨么？当然可恨！可恨！

她笑了笑。脸上的愠色旋即消逝。

“欣然，你真的赢了吗？”

她有些苍茫，有些寂寞，有些迷惘，有些悸楚……一抹往事任凭她如何抑制，仍飘浮在脑宇之中——

“我在讲，”欣然挑起眉毛，扬起眼睑，眼睛亮晶晶而水汪汪，她瞪着楚伟。“这是两个女人的战争，我和尹肖寒的战争。你是我们争夺的对象。你懂吗？傻瓜？你很幸福，你被我们两个女人所爱，你也太不幸了，会被我们女人所爱！”

楚伟的脸色苍白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他颤声问，“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和肖寒相爱的？”

“我很笨，我一直没有发现。”她的瞳仁闪着光，幽幽的光，像黑夜树丛中的两点萤火。“是你自己告诉我的。”

“我告诉你的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”他问。



：“唉！”她叹了口气，天真而诧异的看着他，“你忘了吗？
：在杏林舞厅，你亲口告诉我的，你爱的是肖寒而不是我！
：你说，除了肖寒，你再也没有对别的女孩这样认真过，你一
：生最最在乎的就是她……你说除了肖寒，你心里再也容纳
也 不了别的女人！”

他的脑子里轰然一响，像打着焦雷，他瞪着她，像看到一个怪物。他的面颊由白转红，又由红转白，他的眼珠瞪得那么大，几乎突出了眼眶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喃喃的，不信任的，一叠连声的说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”

“什么东西不不不？”她天真的问。

“你的失忆症！”他叫了起来。“原来是假的！你从没有害过失忆症！你清清楚楚记得杏林舞厅中的事！你假装记不得了！你装的！你装的！你装的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她闪动着睫毛。“我除了假装失去记忆之外，怎样才能演我的戏？怎么才能打倒肖寒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他大喊，扑过去，他忘形的摇撼着她的肩膀，疯狂的摇撼她。他的每根血管都快要爆炸了。“你装的！你装的！”他悲惨的呼叫着，“你骗了我们两个！你不是人！你是魔鬼！你逼走了肖寒！你逼她嫁了，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！你毁了我们两个！你……”

◇ “不要叫！”欣然厉声说，收起了她那股伪装的天真，她的脸色也变白了，她的眼珠黑黝黝的闪着光，她的嘴角痛楚的向下垂了垂，她的声音低沉而有力。“听我说，楚伟，
：我曾经爱你爱得快疯了，到杏林餐厅以前，我的整个世界
：



：里只有你！我爱你，爱得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！知道我这份
：感情的只有肖寒！我对她没有秘密，我把心里的话全告诉
：她，但是，她出卖了我！她从我这儿套出你的电话号码，套
：出我们的约会地点……她以她那副小寡妇的哀怨劲儿，去
：迷惑你，去征服你……”

“她没有，她从没有……”他挣扎的喊着，“你打赢了吗？”他倏然抬起头来，厉声问，“你现在算打赢了吗？你以为你打赢了吗”告诉你！”他喊着，“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爱她，一直没有停止过！”

她笑了，笑得有些凄凉。

“我完全知道！”她说，“还没出医院，我只要看你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这个仗很难打赢。出院第一天，该死的你把热水瓶翻倒在手上，为了逃避唱歌给我听！你知道我好喜欢那支‘魂依依，梦依依’的歌……可你做得太驴了，太明显了，我恨不得咬碎你们两个……那样默默相对，生死相许的样子！”她咬住嘴唇，恨声说道：

“我恨透了你们！”

“所以，你赶走了她，制造出一个误会，制造出肖寒和你爸爸的暧昧……”

“那并不是我制造的！”她冷冷的、苦涩的接了口。“我
◇只是利用一下时机而已。你要知道那晚真正的情形吗？”◇
：她对他微笑着。“肖寒是下楼来打电话的，她房里一直没
：有装分机。爸爸在黑暗中，爸爸猜到了我们间的事，也猜
：到了肖寒跟你的感情。而我呢？我一直没睡，我在想怎么